

像叔承陽歐



欧阳修七次申请退休

传》，北宋开国元勋王彦超也申请过提前退休。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宋仁宗时的宰相韩亿和韩亿的儿子韩绛都提出过同样的申请，其中韩绛59岁那年就申请了，比欧阳修更早。还有宋朝最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王安石，56岁时辞去相位申请退休，一年后被宋神宗重新起用，58岁时再次辞去相位，做了闲官，60岁时辞去一切职务，正式宣告退休。

在宋朝士大夫的主流舆论中，提前退休确实是一种能在道德上闪闪发光的美好行为。第一，提前退休证明不贪恋权位和俸禄；第二，提前退休可以给年轻人腾出上升空间；第三，年纪一大，耳眼花，精力和记忆力都会减退，容易渎职，不如趁着还没有老糊涂的时候，潇潇洒洒地告别政坛。欧阳修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对年轻人说：我欧阳修一辈子没犯过大错，早退休早安心，岂能等到被人赶下台的那一天？那多丢人啊！

退休前后待遇差别极大，很多官员不愿意退休

可是也有很多官员不愿意提前退休，甚至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还占着位置不撒手。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记载，宋太祖时的大理寺卿剧可久年过七十，还不退休，把宋太祖惹恼了，将其连降两级，并强迫他退休。《宋史·张士逊传》记载，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张士逊77岁还没退休，惹恼了一群谏官，说他年老无耻，拿政府机关当成“养病之地”。宋神宗时期的宰相曾公亮74岁没有退休，被人写诗讽刺：“老风池边蹲不去，饥鸟台上禁无声。”意思是说曾公亮占位太久，堵住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

宋人笔记《贵耳集》用一句诗评价北宋官场：“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一群士大夫自命清高，见面都说自己要提前退休，归隐山林，结果光说不练，没见他们有谁真的归隐。这说明像欧阳修那样申请提前退休的官员是非主流，到了年龄还不愿退休的官员才是主流。

为啥大多数官员不愿意退休呢？这跟宋朝公务员的待遇有关系。

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高薪养廉的朝代，宋朝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是空前绝后的高，高到了非常吓人的地步。无论是知府、知州、提刑、转运使、按察使等地方官，

还是尚书、侍郎、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京官，一年的俸禄都能买下几百亩农田。除了俸禄之外，这些官员还有“餐钱”“贴职钱”“薪炭钱”“公使钱”等等补贴，其中“公使钱”主要是官员的招待费，花不完可以装进自己腰包。朝中近臣为皇帝写诏令，写春联，为皇帝讲诗书，给太子当伴读，每次都有丰厚的赏赐，赏赐所得甚至可以超过他们的俸禄。

可是退休之后呢？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呢？据宋人笔记《独醒杂志》记载，北宋初年，官员一退休，一般停发俸禄，后来少年皇帝宋仁宗即位，章太后垂帘听政，才有了退休金制度，按照退休前工资减半发放。至于退休前那些赏赐啦、补贴啦，统统都没有了。

咱们还拿欧阳修举例，看看退休前和退休后的待遇有多大区别。

欧阳修退休前是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蔡州知府，每月俸禄55贯，外加“贴职钱”80贯、“公使钱”100贯、“薪炭钱”3贯，每年又有10匹绫、30匹绢、50匹绵的“衣赐”，此外还有1500亩的“职田”，可以让他租给佃户耕种，每年有大笔田租进账。将这些收入按照当时铜钱的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年收入大约相当于400万元。

等到退休以后呢？贴职钱、公使钱、薪炭钱和衣赐都没了，职田被朝廷收回了，只剩下按俸禄减半发放的退休金，每月不到30贯，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2万元，年收入则是24万元。

退休前年薪400万，退休后年薪24万，收入差别如此之大，大多数官员当然不愿意退休，申请提前退休的欧阳修当然会成为风格高尚的典范。

北宋中后期，皇帝想方设法诱导官员退休

大家都知道，宋朝“冗官冗兵”也是出了名的，朝廷要养活庞大的军队和大量的在职官员，财政负担极其沉重，所以宋朝皇帝希望那些能力平庸的官员尽快退休，既减轻财政负担，又能让公务员更新换代，让政治机器充满活力。

北宋初年，冗官冗兵的现象还不太严重，皇帝对官员退休的问题还不太重视。到了北宋中后期，皇帝已经开始着手诱导和逼迫一些官员退休了。

宋朝皇帝诱导官员退休的方法很巧妙：文武官员年满七十，可以退休，主动申请退休者可以领退休金，还可以让一个儿子得到免

试为官的机会。如果到了年龄还不申请退休，则听从监察部门检举揭发，不但没有退休金，儿子也不能免试为官。不过，工作能力特别突出，皇帝特旨挽留的官员除外。

宋仁宗为主动退休的官员加过一道恩旨，近臣退休以后，除了退休金以外，每年寒食节还有一些实物补贴。宋神宗也为主动退休的官员加过恩旨，九品以上的退休官员，如果在在职时有战功，比照在职时的工资标准，全额发放退休金。

待遇大幅提高，南宋申请提前退休的官员更多

到了南宋，宋金和议达成以后，朝廷手里有了钱，对退休官员更是优待。第一，凡主动申请退休且在职时没有被记大过的官员，退休时的品级提升一级，按照提升后的俸禄减半发退休金；第二，五品以上官员退休后，一般还能得到一个“提举某某官”“提举某某观”“提举某某祠”的虚衔，官衔是虚的，不用去某官某观上班，但俸禄却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可以全额领工资。南宋大诗人陆游中年被撤职，在绍兴老家宅了好多年，靠什么养活他那七个儿子呢？靠的就是“提举某某观”这种虚衔给他带来的收入。

正是因为南宋官员退休之后待遇高，所以主动申请退休的南宋官员要比北宋多得多。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记载，当时人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往往瞒报年龄，本来20岁，报成17岁，以免将来考到60岁还考不中进士，就算最后考中也不做不成官了（宋朝年过六十的进士不许做官）。这些人中了进士，做了官，实际年龄到了70岁，档案年龄还是60多岁，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就向朝廷解释，说自己实际年龄已经够了，请求皇帝恩准退休。

洪迈举了两个例子：江东提刑李信甫实际年龄70岁，档案年龄65岁，申请退休，得到恩准，皇帝向他承诺：等他档案年龄够70岁的时候，再给他加一个“提举某某祠”的虚衔，让他多领一些退休金。一个名叫齐庆贵的官员，实际年龄70岁，档案年龄67岁，也申请退休，得到了恩准。

既然档案年龄不该退休，皇帝为什么恩准这些官员退休呢？还是因为冗官太多，负担太重，多一个官员退休，就能减轻一份负担。（李开周）

当王安石掉进夸夸群

最近高校流行“夸夸群”。据说不管是谁，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不管是挂科了还是失恋了，只要打开手机或电脑，在夸夸群里一倾诉，马上就会有一堆群友冲上来夸你，夸得你天上少有，地上无双，夸得你精神焕发，雄心再起……

火力如此密集的夸奖，其实古人也经历过，例如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兼改革家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文坛大腕曾巩是他至交，两人结识于青年时代，刚见面就成了铁哥们儿。曾巩给王安石写信，大意是说：我的言语和喜好比较不合群，只有你能够理解我，世界这么大，只有你跟我志趣相投，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快快乐乐地归隐山林，写文章歌颂最美好的时代。

很明显，这是一首夸王安石的诗。

曾巩夸王安石，不仅当面夸，还向别人夸。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给朝中大佬蔡襄（北宋书法家、政治家，蔡襄的堂兄）写信，信末专夸王安石，翻译成白话文：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非常典雅，人品非常高尚，如今他已考中进士，但是知道他的人还很少。他太低调，不愿意毛遂自荐，可他的学识和才能真是古今少有。在当今这个时代，普通人缺一千缺一万都不要紧，但是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可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希望您能把他举荐给朝廷，让他有机会匡扶天下。我把他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随信寄给您，您看过他的文章之后，就知道我对他的夸奖不含丝毫水分。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又给另一位大佬欧阳修写信，信末又是专夸王安石，与他向蔡襄夸王安石的样子一模一样，连用词都是雷同的。例如“文甚古”“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其有补于天下”等等，都是他以前用过的词儿。这就好比网上那些试图用收费

夸夸群赚快钱的商家，为了省事儿，将夸人的话语批量发给他们低价雇来的水军，让水军复制、粘贴、点发送，把进群买夸的客户夸到恶心为止。当然，曾巩与所有夸夸群的群主都不同，他不收费，并且只夸王安石一个人。

王安石能推行变法

“夸夸群”功不可没

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他听了曾巩对王安石的夸奖，又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也是大加赞赏。1054年，欧阳修给宋仁宗写奏章夸奖王安石，请求仁宗皇帝破格提拔。1056年，欧阳修又给仁宗写了一篇奏章，夸王安石文章好，人品也好，不贪图富贵，不屈从权贵，又在基层干过很多年，特别熟悉民情，工作能力特别强。

在欧阳修向宋仁宗夸奖王安石之前，比欧阳修官级和威望还要高的大臣文彦博也夸过王安石，说他不走后门，不追求官位，是官场的一股清流，希望朝廷予以提拔，让王安石成为标杆和模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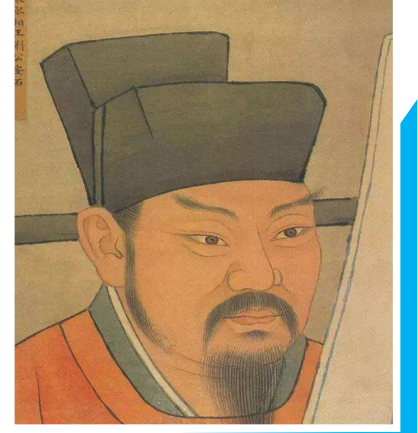
除了曾巩、欧阳修、文彦博之外，王安石当地方官时的老上司韩琦，当京官时的老上司包拯，以及王安石的同年进士兼亲家吴充，以及王安石年轻时的好友兼同事司马光、范镇、韩维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夸过王安石。其中韩维是宋神宗当太子时的秘书，经常在神宗跟前夸奖王安石的才干，每当神宗说“你这个方案很不错”的时候，韩维就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想出来的。”所以宋神宗即位以后，马上重用王安石，随后又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也就是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官麻拜相，之所以能够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跟那么多人皇帝跟前夸他是分不开的。

苏洵化身“苏忍怒”

大骂王安石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夸王安石，也有



人骂他，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苏洵骂王安石，骂得很早，那时候王安石只是一个中等官员，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变法倾向，还没有触动所谓保守派的利益，更不可能因为变法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危害。苏洵骂王安石，与政治见解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看王安石不顺眼。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在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苏洵却落榜了。那时候，苏洵已经48岁，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进士考试，次次都落榜，所以他很沮丧，很灰心，想越过科举，通过官场推荐的捷径免试当官。他向元老重臣文彦博上书，向另一位重臣富弼上书，向文坛领袖欧阳修上书，希望这些大佬读到自己的文章，欣赏自己的才华，进而得到一官半职。

除此之外，他还不停地著书立说，揣着自己的作品参加开封文坛的各种聚会，一逮到机会就请人“斧正”，其中就碰到了王安石。王安石天性耿直，认为苏洵的作品迂腐可笑，大而无边，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屑。这下把苏洵惹恼了，从此怀恨在心（参见《三苏年谱》第一

册）。公元1063年，王安石的老母亲在开封病逝，京城名人都去祭拜，只有苏洵不去，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说王安石吃的是猪食和狗粮，长了一张囚犯的脸，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几年后，王安石变法，苏洵已经去世，保守派将这篇《辨奸论》批量印刷，广为散发，用死去的苏洵做先锋来攻击王安石。

宋朝选官制度独特

催生“夸夸群”

王安石的格局要比苏洵大得多。苏洵一生都没有考中进士，经过欧阳修多次举荐，年过五旬才得到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乌纱帽。王安石呢？少年成名，仕途顺利，22岁中进士，26岁当知县，49岁当副相，50岁当宰相。成名前被很多人夸，变法时被很多人骂，但他对夸赞和谩骂都不放在心上，既不过好夸他的人，也不打击骂他的人。好朋友曾巩夸过他，他执政后并不提提曾巩；因为曾巩反对变法；文彦博、韩琦、欧阳修不仅夸过他，而且提拔过他，他执政后却将这些大佬赶出朝廷，因为大佬们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苏辙和小官郑侠都骂过他，他也从来不怀恨，还为郑侠开脱罪名，只是对这些在道德上同样优秀的贤人君子始终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而感到遗憾。

平心而论，王安石其实也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过度自信，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理想主义，以至于丝毫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所以他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了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但他们都为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

最后再补充一点，宋朝选官制度比较独特，将科举和荐举糅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所以呢，每个官员都被其他官员夸过，夸夸群在宋朝官场其实到处都是，并不仅限于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圈。（李开周）